



埋伏在草丛的民警快速出动，将持有刀具的宋加平摁倒在地。

恩贤的精神病父亲： 其实也是个可怜人

恩贤的经历让人心疼，而他的精神病爸爸，也是个可怜人。

恩贤的奶奶30多年前就没了，那时恩贤的爸爸才是个刚十来岁的孩子，上面还有两个姐姐，一家人过得不容易。

在恩贤二姑的回忆里，可能少年丧母对恩贤爸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但当时确实没注意恩贤爸爸有什么异常，后来就是发现他性格多疑，但没人往精神病这方面想。



被解救出来后，恩贤说：

我不恨他

“早上没吃饭，昨天吃了两顿米汤。”被解救下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，恩贤还没吃上早饭。调解人员跑到集上买个8个肉包子，1瓶水，恩贤狼吞虎咽地吃了3个。

恩贤说，自从不上学之后就没吃过饱饭，每天喝米汤，喝得多了撑得慌，可一会又饿了。

虽然有半年没上学了，恩贤身上还穿着校服，脚上穿着黑色的棉鞋，比同龄人个头矮很多，额头上有3道明显的疤痕。“有一次跟他去水库提水的时候，被用扳子打的，当时脸上都是血。”恩贤说，打完之后，父亲没有任何反应，他自己回家之后用水洗了洗。

恩贤的家中，一进门是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。院子里一地的玉米皮，一眼能看见的是院子靠西位置的两把椅子，椅背上搭着毛巾。“他每天都让我跟他一起坐在椅子上，不说话，有时候动弹一下或者弄出点动静就揍我。”恩贤说。

院子东侧长了杂草。“这院子还不如人家荒废的。”恩贤的二姑边说边抹眼泪。在屋子前，恩贤指着门前说，他爸爸曾经绑着他的脚吊在门梁上。

屋子的地面扫得很干净，门口靠东的位置，有一个两层的菜橱子，橱子顶上插满了碎玻璃碴子。菜橱子下面的洞里，曾经是恩贤晚上睡觉的“床”。“小的时候，晚上他把我关在里面睡觉，现在长高了，让我睡床。”恩贤说。

根据恩贤说的，从2014年9月份，恩贤的父亲不让他上学后，每天都把他关在家里，出去提水的时候会带着他，但会看着他。有一次他跑了，爸爸发现后就追他，跑的过程中，他看到爸爸身上的刀子掉出来，他就不敢再跑了。

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，恩贤都要和爸爸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恩贤就会锁在里屋，爸爸在外面的沙发上睡觉。恩贤说，爸爸很少跟他说话，说得最多的则是有人要害他。

恩贤家中的电动车，是他父亲精神正常时打工赚钱买的。外出的时候，恩贤的父亲把家里的米和其他生活用品放到电动车前面的筐子里，用小锁锁上，推着电动车，跟孩子并排走。

看到爸爸被人送去精神病院，恩贤只是呆呆地站在一边。他说，他知道这是为了给爸爸治病。尽管爸爸曾那样待他，但恩贤说：“我不恨他，因为他是我爸爸。我盼着他治好病，他治好病以后，我还跟着他。”

精神病父亲：

5次治疗5次反复

“在兰陵县精神病院治疗了4次，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了1次。”恩贤的舅姥爷老崔告诉记者，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想办法给恩贤爸爸治病。每次总是好一段时间后，就又犯了。

第一次治疗是2008年，那时恩贤的爷爷去世不久，恩贤的父亲打恩贤，用扳子打孩子的额头，打得满脸是血，谁说了也不听。无奈之下，亲戚们就把恩贤的父亲送到了文峰山精神病院，治疗6个月后出院。老崔说，恩贤的爸爸出院之后，精神恢复了正常，但是什么活都不能干。

“好了半年后又复发了，就又送到医院治。”老崔说，恩贤的爸爸不能受刺激，在平常人那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可能就会刺激到他，导致再犯病。

如此反反复复，一直到2014年，恩贤的父亲一共治疗了5次，却又都反复了。

“其中一次，我们和他们家里的亲戚，想把犯了病的恩贤爸爸送到医院治疗，他激烈反抗，用刀刺伤了村委会的一位成员。”河西村村支部书记王焕春说。

少年的生活：

时而人间时而地狱

几年来，恩贤的父亲5次入院治疗，5次反复，恩贤的生活也随着父亲的病情，时而人间时而地狱。

“他爸爸第二次治疗的时候，我把他送到了县上的一个福利院，他在那里生活了3个月。其他几次都是在我家，我照顾着。”今年59岁的老崔，在当地石曲小学当老师。恩贤的处境让他揪心，但他确实也没有太多能力照顾恩贤。年近六旬的他身体不好，患有高血压、腰间盘突出。

恩贤爸爸从医院治好，精神正常的日子能撑半年，对恩贤很好，给他做饭吃，让他上学。“犯病的时候把孩子往死里打，精神正常的时候疼孩子疼得不行。”恩贤的二姑说，恩贤父亲精神正常的时候，曾跟她说过，恩贤是家里的独苗，不能送给别人养。



宋恩贤吃着调解人员买来的大包子。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吃过肉了。

本版文/片 记者 廖杰 郇恒雪